



趙海濤
民國十六年一月三日生
湖南省長沙縣人
空軍機校畢業
經歷／
空軍修護中校
現職／
備役空軍中校

作品／
眸、孝子與石子、藍天白雲、鍋裏的人、
燭光夜等

老薑與笨牛

短篇小說第三名 趙海濤

午夜兩點，笨牛機載著我們一夥人和補給品，飛行在漆黑的夜空裡。氣流不穩，雲團一波波地湧過來，使得笨牛機忽上忽下，載浮載沉。燈都關掉了，祇有機艙裡那密密麻麻的儀表，在散發着淡綠色的螢光。下面是黑茫茫的海峽，上空的雲縫裏，偶而閃現一些稀疏的星星。

把這種飛機稱呼為笨牛，是因為它馬力大，體積也大，載重量多，動作遲緩，爬升率小，和航速低的緣故。這次任務不需要領航官，我捨棄了機長後面的疊椅，坐在領航官的位子上，檢查着點火分析儀。面對那閃動的淡綠色橫波紋，想起隊上的笨牛機派飛「七三五」任務，記不清有多少架次了，好不容易輪到我們這頭一遭。這種不定期沒有武裝的夜間飛行，一則是磨練戰技，一則是執行前線的空投補給，屬於戰訓合一的特種派遣。

「七三五」是大陸邊沿的一個海上據點，面積很小，距匪軍陣地不到三千碼，笨牛機臨空後，隨時都有被射擊的可能，可是為了支援據點上的守軍，執行快速補給，祇有冒險沉着，機警應付了。

發動機的嗞嗞聲，雖是均勻，但在黑茫茫的夜間聽來，卻感到重濁而單調。進入戰管後，正駕駛楊上尉調整一下油門和航向，把駕駛桿交給副駕駛小王，從衣袋裡掏出一枝煙來，叨在嘴上，在身上摸來摸去，卻找不到打火機，祇好無可奈何地轉過頭來望着我。

「哎！小陳有火嗎？」

「沒問題！」

我掏出打火機，用左手搗著，湊過去正要替他點煙，冷不防背上拍的一下，挨了重重的一巴掌。

「糊塗蛋！不准亮光的，又忘啦？」

機工長王二麻，不知什麼時候從貨艙邁進來，粗獷的嗓門，似乎比隆隆的機聲還高出幾個音階，魁梧的身影，像座山似的插在艙門口。

「窮吼什麼？吹毛求疵的！」這一巴掌太重，打得我很不服氣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王二麻又逼近了一步。

「吹毛……」我瞪着他，氣得真想揍他一拳，可是自己身材瘦小，打起架來決非他的對手，而且祇是一名低階的上士，尤其又在任務途中，拳頭萬萬伸不得，還是忍住為妙。

副駕駛小王望一眼叨着香煙的楊上尉，又看看王二麻，噗嗤一笑，騰出左手來指指背後，對我說：「小陳！到貨艙去點一下好啦！」

王二麻大概查覺到楊上尉很尷尬，自己吼得有些過份，於是趁着我去點煙，悄悄到貨艙招呼那幾名空投士，摸黑檢查着補給品的傘繩。

上級雖嚴格規定；禁止在這種夜間任務中亮光，以免暴露目標，可是，打火機最多祇是閃光一秒鐘而已，並不要緊，何況我剛才還是用左手搗着的呢！王二麻可真是小題大作，吹毛求疵。

點了菸，回到機艙，楊上尉拍拍我的肩，指一下右前油箱的油量表，頻頻搖頭。

我仔細察看；原來指針在一七〇附近，上下緩慢地徘徊不定。根據平時修護經驗，我判定準是油箱部位連接浮筒頂端的電線接頭鬆動，接觸不良所引起。這是極輕微的毛病，祇要參考左前油箱的讀數，就可以估計它的油量了，對安全並無妨礙。

正要報告楊上尉，耳邊忽然又響起王二麻的吼叫。「小鬼又是你！滅火機老是不掛好，隨便放在地板上，害我摸黑踩着摔一跤！」

「對不起！我忘了。」我笑着望他一眼。

「哼！」王二麻轉身走了。悻悻的。

我聳聳肩，心想活該！誰叫你摸黑不小心？不過也深深自責，總是改不掉這個壞習慣。他年齡比我大一倍多，跌得太重可不是鬧着玩的啊！

王二麻官拜一等一級，是升到了頂尖，不能再升的資深士官長。早在我們部隊成立時，他就在機務室工作了，在整個大隊的機械人員裏，可算是碩果僅存的元老之一。技術好，工作經驗豐富，屬於第一流的基層修護人才。

王二麻的那張臉，其實並不麻，祇是在肥碩的兩頰和鼻樑上，有不少紅黑參雜的小斑點而已。身子壯得像條牛，兩道一字眉，既濃又粗，頭髮稀疏得快禿頂了。他是湘西人，愛吃辣椒，酒量也不小，當他瞪圓兩眼，脹紅了臉，同別人爭吵時；那些紅黑參雜的小斑點，似乎都變大了些，看起來也就像麻子了。

誰都有名有姓，可是隊上的飛行員和機務室的人，都祇叫他王二麻，名字倒省啦。大概是那一臉斑點，成了特別標記的緣故吧！在台灣，他和許多有眷無實的老光桿一樣，原配陷在大陸，生死不明，精神相當苦悶，再娶卻又不願意，免得麻煩。隊上的人基於同情和讚佩的心理，時常這麼調侃他：

「王二麻噉，王二麻！再討個老婆吧，不會太差！」

「王二麻噉，王二麻！噉啊，是老的辣！」

前一句是暗示他，不妨再娶。後一句是佩服他修理飛機技術好，經驗豐富，確實有一套。

「他娘的麻子又怎樣？老子又不去相親！一人吃得飽，全家不餓！」他聽別人調侃，就這麼反駁。

王二麻對別人送給他不太雅的綽號，雖不大在乎，不過偶而在宿舍想起太太孩子留在大陸老家，生死不明，就獨自喝兩盅高粱，伏在桌上猛搓着兩頰，兩眼淚汪汪的，半天不說一句話。別人知道他在想什麼，祇好同情地望着他。

當我從發動機修理廠調來隊上時；機務長看我年輕，經驗不足，個兒瘦小，就派我在王二麻的這架飛機上當助理，要我多向他請教，好好學習。隊上的同事們，見我倆這麼一老一少的搭配編組，覺得很有趣，經常戲稱我們是父子檔。事實上，他的年齡的確和我父親差不多哩！

在停機線完成飛行前檢查，坐在笨牛機的機翼下待命，既無電視可看，更無法收聽新聞廣播，可說是最無聊乏味的時刻。有時王二麻大概是想念老家的兒子，想瘋了，竟無緣無故地拍拍我的肩，摸一下我的頭，摟著我，把麻臉湊到我耳邊傻笑。

「小陳我的兒呀！好好幹，用心的學，老子不會虧待你的啊！……」

「去你的！誰是你的兒？一臉怪麻子！」

我雖然氣的把他推開，他卻仍然笑呵呵，爬起來走開了。

話說回來，自從派到這架笨牛機工作以後，我的確從王二麻那兒學到不少修理發動機的經驗，和工作技巧。英文版或中文版的「技術命令」，雖然被稱之為修護人員的聖經，厚厚的一大本，內容相當完整。隊上也定期舉辦修護技術訓練。可是，很多奇特的故障情況和施工方面的技巧，卻並未包括在裏面。要迅速排除故障，就得憑藉經驗的累積了。我經常累得滿頭大汗，全身油污，翻遍了技令還是一籌莫展，面對着發動機發楞。王二麻卻往往在沉思一陣，或短暫的試車後，爬上發動機，東摸摸，西看看，很快就將毛病找出來，使我恍然大悟。

「怎麼回事？難道你比洋文技令還高明？」

我經常是暗暗佩服，卻愛裝鴨子，嘴硬，故意去頂撞他。

「傻小子！書本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！」

他總是一面收拾工具，一面伸出沾滿油污的手指頭，指指我的前額，滿汗的麻臉上，漾起一陣得意的笑容。書本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這話的確有幾分道理，死讀書，讀死書，不是作為一個現代人，處理事務的基本態

度和方法。尤其像飛機這樣複雜的科技組合體，修理時除了參考書本上的知識外，得多用大腦去分析思考，方法要靈活運用才行啊！

當隊上的別架飛機發動機，遇上疑難雜症，修不好時，也都找上王二麻。王二麻從不擺架子或倚老賣老，很熱心地協助排除故障，別人感激之餘，就拍他肩膀，翹起大拇指笑說：「哎，薑啊，硬是老的辣！」

貨艙裏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，把我拉回現實。機長已按鈴通知空投人員，立刻準備，很快就進入空投航線了。笨牛機開始左轉，徐徐下滑，我瞄一眼高度表，指針逐漸倒轉，移向三百呎左右。楊上尉已打門UHF，與「七三五」連絡。

目標附近的雲層很低，海面上的風浪，大概也很大，笨牛機載浮載沉的動作，變得急遽起來。機窗和風檔玻璃上，由於螢光和工作燈的反射，不時出現一層毛毛雨似的水漬，嚴重地妨礙了視線。副駕駛小王趕緊按下電門，風檔上的兩隻雨刷，立刻左右滑動起來。

笨牛機改平後，前下方不遠處閃動着一團昏黃的燈光，頃刻之間，它變成一座比較明亮的，紅綠相間的「T」字形燈號。

「三十秒到目標！」機內話器裏，響起楊上尉的聲音。副駕駛儀表板上的紅色警示燈，也跟着亮了。貨艙那端，不斷地傳來金屬撞擊的鏗鏘之聲，那是傘繩的掛鈎，在軌道上急速滑動的音響，空投準備工作在

快速地進行。

我掏出指型電筒跑過去，中央地板的兩扇空投門，都已張開，陣陣冷風，不斷地從黑壓壓的機腹下方冒上來，灌進衣領口，頓覺涼颼颼的。繫着傘繩的一包包補給品，都依次排列在空投門兩端。王二麻和幾名空投士，立在門邊，他右手拉住頭頂的鋼繩，左手搭在艙壁的電門上。

「小鬼跑來幹什麼？快回駕駛艙去！」王二麻對我大聲吼着。

「我來幫忙嘛！」我不高興的說。

「這邊用不到你，別囉嗦……」

王二麻的吼聲剛落，鈴聲又響了。成排的補給品，在鏗鏘聲和卜卜的聲中，不斷地落下去，落下去……

第一次空投完成了。笨牛機加大油門吼着爬升，左轉、脫離航線。貨艙裏後續的補給品，在王二麻和空投士們的忙碌下，迅速地依次排列起來，準備投出。

第二次，第三次，都順利地完成了。當完成第四次，一邊拉升轉彎，一邊關上空投門的時候；左發動機短艙，和機艙頂部忽然響起一連串「咚咚」的聲音。我立刻意識到，準時遭到附近地面匪軍的攻擊了。再看貨艙，糟糕！頂部那安裝APU燃油管的隔框處，正冒出一團火苗和濃煙。我趕緊跑到艙尾，藉着指型電筒亮光，從艙壁上拿下滅火機，快步跑回來，黑暗中與一名空投士撞個正着。

「快快快！快拿鉗子來……。」

王二麻也發現了。他大聲吼着推開擋在面前的空投士，一把搶過我手裏的滅火機，轉身朝那團火苗噴過去。「快滅火嘛！要鉗子幹什麼？」

我情急地打開門邊的工具箱，摸出一把魚頭鉗，趕緊遞過去，不知道他要鉗子做什麼。

他沒答話，摸黑拖過一只小木橈來，又噴了兩下，火苗很快就熄滅了，煙霧還沒散盡，貨艙裏瀰漫着一股焦臭味。王二麻畢竟是老經驗，他站上小木橈，要我用指型電筒照上去，然後仰起頭來，從艙頂隔框裏拉出一根斷了的鋁質汽油管，一股汽油味立刻散開來，他快動作地把兩頭斷口扭轉，用力夾扁封住，跳下小木橈。

我這才明白，他為什麼急着要鉗子了。滅火動作要快，封閉汽油管要更快，因為汽油的揮發性很高，流出來後空氣裏祇要有任何一點火花，就會引燃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尤其危險的是，APU（輔助發電機）的輸油管，就是被打斷的那一根，連通到左機翼的前油箱，如果延燒到油箱，整架飛機就完了。中段雖然有個關斷活門，但位置在頂艙，爬上去關掉費時，倉促之間是來不及的。

火滅掉了，油管也封閉，艙頂那隔框四週的隔音布，黑糊糊的，已被燒掉一大塊。

「貨艙怎麼樣？有沒有人受傷？」

副駕駛士小王大聲叫嚷着跑過來，用手電筒向我們不停地照射，顯然地，他還不知道貨艙裏發生過危險的一幕。

我拉他到一邊，用指型電筒射向艙頂那大片黑糊糊的隔音布。他抬頭一看，頓時倒退兩步。「哇！好險！好險！燒起來啦！」

王二麻用電筒照了他一下，拍拍他的肩說：「報告長官，我們貨艙沒有人受傷，不過，閣下倒是差一寸就沒命啦！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小王不解地望着他。

「摸摸你的衣領吧！」王二麻指指他腦後說。

「什麼？……」他提起飛行衣後領口一摸，接着哇的一聲尖叫。

大夥兒圍過去，用電筒一照，原來後領口上有個圓形的彈孔。如果再向前移少許，子彈就貫穿他的頸項了。這時，笨牛機早已脫離「七三五」目標區，轉向回航。正駕駛楊上尉把王二麻叫到跟前，要我們趕緊再到各處目視檢查一遍，看看被射擊的情況如何。

我們先檢查機艙，頭頂儀表板附近、天文窗，和副駕駛右側機窗玻璃上，各有大小不等的裂口或彈孔一個。判斷擊破小王後領口的那顆子彈，是貫穿機窗玻璃出去的。小王當時幸虧沒有朝後仰，真是萬幸！

再看貨艙，除了APU油管打斷以外；各處的隔框和艙壁上，共有十幾處被擊中，所幸都沒有傷到液壓管和操縱系，根據彈着點位置判斷，子彈多半是從左側進入，從右方飛出去的。

當我伏在左邊艙壁，用電筒從機窗的圓洞朝外照射後，不禁暗叫一聲「糟糕！」左發動機後面的起落架短艙

蒙皮上，有個碗大的破洞，附近還有不少彈孔。看情形，損壞的不輕。

我又跑到右邊艙壁處，王二麻也趴在機窗邊檢查，他轉頭望我一眼，大聲說：「情況不妙！兩邊短艙都挨打了！」

短艙裏除了有不少油管、電線、和微動電門外；最主要的機件，就是起落架和兩個機輪子，笨牛機的左右兩邊主輪，是由兩個輪子同軸並列裝置的，莫非也被打壞啦？

楊上尉聽我們報告後，立刻扳動起落架電門，情急地揮手說：「放下起落架，打開滑行燈，大家仔細看看！」

因為在漆黑的夜空中，祇有藉助短艙內壁上的滑行燈光，才能看清起落架支柱和輪子的情況。

起落架放下了，滑行燈也亮了。由於笨牛機在繼續飛行，左右兩邊四個輪子，已鬆掉剎車，在相對氣流的衝激下，緩緩地轉動着。察看的結果；竟是不幸而言中，左邊內側和右邊外側的輪胎，都被打破了，而且左內側輪轂的邊緣，碎掉一大塊。前起落架支柱上的電線束，斷掉一大截，順序微動電門，已不知去向。不幸中的大幸是：左右起落架支柱組件，和另外兩個輪子，看來情況還好。

「兩邊都是單輪子，笨牛機又這麼重，怎麼落地啊？」副駕駛小王端着駕駛桿，轉過臉來瞪着楊上尉。

「前起落架的電線斷了，放下來沒有指示！」我指指儀表板上的顯示器，綠燈不亮。

楊上尉眼看問題嚴重，於是先收上起落架，然後打門UHF，向基地報告任務經過和笨牛機受損情況。基地怎麼回答，我無法知道。他忽然摘下頭上的耳機，轉身過來瞪着半天沒吭聲的王二麻。

「王二麻！你是塊老薑，身經百戰的老經驗啦，見過大風大浪的！快說說看，怎麼辦？」

隊上的人多半都知道，王二麻經歷過很多次戰役，的確是見過大風大浪的，遭遇過不少空中危險事件，他得過的勳章和獎章，比誰都多。而且傳說他在抗戰期間，在一架重轟炸機上執行任務，四具發動機壞掉三具，結果還是搖搖晃晃的安全落了地。現在，笨牛機兩邊起落架的雙輪子，都只剩下個單輪子了，落地時，安全大有問題。在觸及跑道和滾行時，單輪是否能承受飛機的重力和衝擊呢？根據物理學的一則最基本公式： $J \parallel MA$ ，F代表着地時，單輪承受的重力和衝擊力，M代表機體質量，A代表重力加速度，這兩項的乘積數字，是相當可怕的。另外，輪胎在跑道上的磨擦，還沒計算在內。

「基地怎麼指示？」

王二麻緩緩地在操縱承台旁邊蹲下來，右手掌磨抄着麻臉和下顎，似乎在慎重冷靜地思考。

「基地要我們儘可能地耗掉油量，收上起落架，準備迫降！」

「什麼？迫降？不行！不行！」

王二麻陡地直起腰來，連連跺腳，把地板震得咚咚響，口沫差點噴到我臉上。

「為什麼不行？你倒說說看！」楊上尉轉臉望着他。

「機腹一擦地，兩邊的螺旋槳就會打彎了！」王二麻大聲吼着。「發動機報廢不說，飛機要報廢一半！」
「這個我們當然知道啦！」副駕駛小王在一旁插嘴。「報廢一半有什麼關係？至少有一半還是好的，以後再慢慢修理嘛！」

「什麼？慢慢修理？」王二麻氣急地指指他。「你說得倒輕鬆！機腹部位都是重要結構，器材來得不容易，修起來要花費多少工時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「這個嘛，」小王無可奈何地聳聳肩。「我是不太清楚，不過，我相信會修得好的……」

「王二麻！你說的都沒錯，也都是事實。」楊上尉接過駕駛桿，調整一下油門說：「不過為了避免落地打轉的危險，我還是決定迫降！」

我楞楞地瞪着儀表板，以為這下是別無選擇了，迫降是萬分不得已的事。誰知王二麻突然脆了下來，雙手合十，朝楊上尉猛作揖，提高了好幾個音階吼道：「報告機長！我的上帝！『笨牛』這種飛機，美國早已不生產啦！你是知道的，零件器材也不賣給我們了，百多萬美金一架的飛機，報廢一架就少一架，隊上的任務又多又忙！」

他這突如其來的一着，使得楊上尉和小王都楞住了。兩人不約而同地轉過頭來，頓時不知所措。

「拜託！拜託！千萬不要迫降！」王二麻繼續作揖，吼聲有點發抖。

「那你說該怎麼辦？」楊上尉無奈地瞄我一眼，伸手去打開了自動定向。

我望着王二麻這麼大的塊頭，脆在地上，深深感到不是滋味，那作揖的模樣，也使我忍不住暗暗好笑，可又不敢表示出來。在這嚴肅而具有關鍵性的時刻，我這個經驗和技術都不足的低階上士助理，是不容有插嘴的餘地的。

機聲隆隆地響着，機窗外仍是茫茫黑夜，我抬腕看錶，算算時間，距基地大概不遠了。心想，這真是個難下的決斷啊！要顧全飛機，就顧不了安全，要安全，就顧不得飛機了。

「報告機長！我請求你保住笨牛！」王二麻站起來，語氣很堅決。

「怎麼保法？」楊上尉瞪着他。

「請你放下起落架！」王二麻大聲說：「按正常程序落地，襟翼放滿，輪子着地後，馬上關斷油箱、關油門、關磁電機電門，決不能有重落地！保持直線滾行，儘量利用跑道，千萬不要用煞車，了不起讓它停到跑道頭的清除區！」

「太冒險了！」楊上尉直搖頭。

「什麼險不險的？」王二麻釘上一句。「倖生不生，必死不死，置之死地而後生！這道理你該懂吧？」

「萬一落地後，單輪子又爆破一個怎麼辦？」楊上尉仍然不贊成。「何況，飛行手冊的緊急程序裏，沒有單輪着地這個規定。」

「我的上帝！」王二麻氣得直跺腳。「書本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！萬一，萬一剛才我們在『七三五』上空被打下去了，或者整架飛機着火了，又該怎麼說？」

他倆的爭執，使機艙充滿了火爆氣氛。副駕駛小王，望一眼氣呼呼的王二麻，又檢查一下油量表，然後對楊上尉說：「報告機長，我認為王二麻的辦法，可以試一下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楊上尉轉過臉問。

「反正補給品都投完了，笨牛機已沒有載重，祇有空重，何況經過這一趟來回飛行，七千磅汽油已消耗五分之四，祇剩一千多磅了。祇要我們小心點，不造成重落地，單輪子的負荷，應該不會太大！」

小王說完，回頭望我和王二麻一眼，伸手去調整方向舵配平副片。我看看王二麻，他卻一聲不響地走開，顯然地，他已為這個決斷感到不耐了。

「好吧！」楊上尉一面減油門，一面大聲說：「就算我這個芝麻大的上尉丟官坐牢，媽的！豁出去啦！小王！放下落架！」

「Roger——」

小王扳動電門，不一會，「通通」兩聲，起落架放下了。

由於收放指示線路受損不通，儀表板上的綠燈不亮，王二麻從我手裏一把奪過指型電筒，快動作地爬進附件艙，去檢查主副液壓系的壓力是否正常，又跳下來用螺絲起子，把艙壁上的檢查門打開，看看鋼繩上那個放下鎖定的標記，是否對正在安全位置。眼看着他從容不迫地做這些檢查，我仍然感到憂心忡忡，萬一落地時，單輪子又破了，豈不慘哉？……

可是，憂心又有什麼用？事到臨頭，一切決定豈是我這名小小的上士能改變的？祇好套一句楊上尉的話。「媽的，豁出去啦！」

走進貨艙，我通知空投士，落地前要拴好安全帶。

這時，笨牛機已降到了一千呎左右，而且已到達基地上空，漆黑的大地，四處都在閃爍着微弱的燈光。沉睡中的人們，誰會知道：笨牛機上的王二麻，曾經跪過地板，喊過上帝呢？誰又知道，笨牛機已在前線受到攻擊呢？

基地的跑道燈、進場燈、以及塔台的旋轉指示燈，顯得格外的清晰、明亮。不知道楊上尉和小王，是怎麼向基地報告和請示的，我們斜斜地通過跑道上空，進入第三邊，少頃，轉到第四邊……小角度左轉，下滑，到五邊了。我跑到貨艙左側，隔着機窗用電筒照過去，那破掉邊緣的輪穀，正隨着破輪胎在緩緩地轉動着。禁不住暗中祈禱：「上帝保佑啊！外側那個單輪，不能破！不能破……。」

襟翼放滿了。笨牛機的下滑速度，頓時慢下來，翼前緣的落地燈也開了，把清除區、和倒退中的跑道，照得雪亮。輪子馬上就要觸地，我趕緊坐下來，抓緊了艙壁上的橫樑，同時再一次叮囑那幾名空投士，扣好安全帶。

嗤——……。輪子擦着跑道，落地了！「呼——」的一下，楊上尉在操作左右兩邊的反漿，緊接着又是「呼——」的一聲，左右發動機關停，笨牛機不再有嗙嗙聲，祇是輕微地抖動着，向前滾行、滾行……。輪子可不能破啊！我幾乎失聲地喊起來，最後，它終於四平八穩地停住了。

「謝天謝地！」

王二麻打開貨艙燈，眼前頓時一亮，他快步地從機艙跑出來，傻笑着用力拍我一下。表示他完成了傑作。

我興奮地跑到艙尾，打開機門，祇見救火車、救護車、搶修車、吉普車，已將笨牛機團圍住。七八個消防戰士，全身披掛地端着軟管和滅火龍頭，在嚴陣以待。一大群隊上的長官們，正急促地跑了過來。

「怎麼樣？打了多少洞？」

「打中發動機沒有？……」

「哎……」

我顧不得長官們的問話，趕緊拿起地面安全銷，跳下去，跑步到左右兩邊起落架，爬上支柱，快動作地把銷子插上，這才鬆口氣。原因是，飛機雖然靠單輪子落了地，但還不能保證百分之百的安全，如果起落架的下鎖油管，曾經被子彈打破漏油，下鎖的作用就會消失，造成起落架在地面收上的危險。如果不幸收上，飛機就垮下來了。

楊上尉、副駕駛小王、和王二麻跳下飛機後，被人群圍住問話。救火車、救護車、搶修車，陸續地開走了，我忙著去通知停在一邊的拖車，請他們把笨牛機拖往停機線。當我繞過人群時，裏面爆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和叫聲。

「王二麻喔——王二麻！薑喔——硬是老的辣啊！……」

「嘿！嘿！嘿！沒什麼！沒什麼！」

我聽得出，那是王二麻在謙遜地傻笑，因為天黑，卻無法看清他那臉怪麻子，是否變大了些。

第二天早上，隊上的人都來察看我們這架笨牛機，繞過來繞過去的數着，大大小小的共有多少彈孔和裂口。副駕駛小王也跑過來，拍拍王二麻的肩。「怎麼樣？老兄！這下你該滿意了吧？除了要小修以外，一點都沒有報廢！」

「嘿！嘿！嘿！是你倆的飛行技術高明，功德無量，功德無量……」

王二麻抬手摩挲着兩頰，祇是望着他傻笑。